

意象图式与多义体系的范畴化*

——现代汉语动词“赶”的多义研究

朱彦

提要 就表达基本空间运动或空间关系的词项而言,多义体系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受意象图式驱动的,意义范畴化的背后是意象图式的范畴化。本文根据相关意象图式,梳理出现代汉语动词“赶”的多义体系,论证了意象图式对多义体系范畴化的驱动作用。对比符号操作范式,本文总结了意象图式对于词义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意象图式 多义 空间运动 范畴化

Image Schema and Polysemous Categorization: A Case Study on Chinese Verb *Gan*

ZHU Yan

Abstract Image schemas,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ual system, give rise to more specific concepts which can turn into semantics when coded by linguistic forms. Taking the Mandarin verb *gǎn* as a case study,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ur image schemas (i.e., ATTRACTION, ATTRACTION-PATH, COMPULSION, and COMPULSION-CONTAINER) and four meaning clusters (i.e., the cluster of “catch up with”, “hurry along one’s journey”, “drive toward”, and “expel out of”) of *gǎn*, elucidates how the image schemas are combined with metaphors and metonymies to motivate the concrete sense variants covered under each of the clusters, establishes the polysemous network of *gǎn* which consists of twelve variants and then features family resemblance among them.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i.e. family resemblance) of the schemas system and the roles that the four schemas play in the formation of this categor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for the polysemous items which are bound up with spatial movements and relationships, the categorization of various concepts into a particular lexical form can be essentially attributed to the fact that the inherent conceptual structure assigned to these concepts conforms with the same image schema or matches a group of image schemas which share similarity with one another; the family resemblance among meanings boils down to the reflection of the family resemblance among the underlying conceptual architectures onto the linguistic level. In this paper, it is shown that image schemas, as one of the remarkable approaches to lexical semantic analysis, can reveal the core essence of an intricate category and bring into

* 本文修改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陈建华、骆文平、郝晨等同学及《当代语言学》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谨此一并致谢。文中错谬概由本人负责。

order the practice of semantic exploration, and hence qualifies for attention and spreading. The last section of the paper make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ymbol Manipulation Paradigm and cognitive topology and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an imaginary model (e.g. the image-schematic approach) with reference to lexical semantics.

Keywords image schema, polysemy, spatial motion, categorization

1. 引言

认知语义学的中心原则之一，就是概念结构源于体验(embodiment)，即体验的本质决定、限制了所呈现概念的范围和本质，而意象图式则是处于体验认知中心的一个理念(Evans and Green 2006: 178)，它直接产生于我们与周围世界的互动及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观察，是我们的感知互动和运动过程不断重现的、动态的格式，给予我们的经验以一致性和结构(Johnson 1987: xiv)。

意象图式是一种特殊的概念：它们比 CAT, TABLE 之类具体(specific)概念抽象，由于它们与感知经验直接相似，它们自有意义，有内在的结构，且可以相互转化(Evans and Green 2006: 177-85)。因而，意象图式能促成具体概念的产生，具体概念由语言形式编码之后，即成为语义。很多语言表达式的意义都源于特定的意象图式，而意象图式之间的自然转换可以产生多义现象。对此，Lindner(1981)、Johnson(1987)、Lakoff(1987: 416-36)、Brugman(1988)、Dewell(1994, 1995)、Gibbs等(1994)、Watters(1995)、Ekberg(1995, 2001, 2004)、Cienki(1998)、Smith(2002)等均有精彩研究，此不赘述。在人类认知心理发展的历程中，意象图式比其他类型的概念产生得更早，因而是最基本的一种前概念(preconcept, Mandler 1992, 2005)，不仅是具体概念的基础，更是语义的基础。由此，我们设想，词义研究若能从意象图式入手，或许更便于把握错综复杂的词义体系中本质性的东西，词义分析也更为有章可循。因为词义的范畴化，本质上应是词义底层的概念结构范畴化的结果，而意象图式正是这样一种概念结构。本文拟以现代汉语动词“赶”为例，探讨意象图式对词义范畴化的重要意义。本文例句除少数自拟外，均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现代汉语语料库。如无必要，例句不再详注出处。

一个多义体系和意象图式之间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种：(1) 单个意象图式驱动了整个多义体系，如 Cienki(1998) 中的竖直(STRAIGHT)图式对英语词 straight 等诸多意义的驱动作用；(2) 不同意象图式驱动了多义体系中的不同意义，意象图式与单个词义几乎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如英语介词 over(Lakoff 1987; Brugman 1988; Brugman and Lakoff 1988; Dewell 1994)、汉语动词“穿”(朱彦 2010)的多义均属此类；(3) 若干意象图式驱动了多义体系中的不同义系，意象图式与单个词义之间是一对多的关系。

之前的文献对(1)、(2)两种对应已有较多研究,对(3)的关注相对较少,而本文“赶”的多义恰属于第三种情况。驱动“赶”多义体系的意象图式有四个:吸引图式、吸引-路径图式、强迫图式、强迫-容器图式。相应地,“赶”的多义体系分为追义、急行义、驱使义、驱逐义四个义系。下面将展开详细分析。

2. “追”义

“赶”的一个重要义位是追义,记为 S_1 。追义是一种空间运动义,涉及两个实体X和Y,X是追的施事,Y是追的目标客体,X跟在Y后尽可能快地前行,以期与Y相遇。例如(下划直线部分是X,波浪线部分是Y,下同):

- (1) a. 她想走得快一点好赶上丈夫。
b. 把这点东西吃了,我就去追赶队伍。

在概念层支持着追义的是动力图式(FORCE schema)^①之下的一个意象图式,即吸引图式(ATTRACTION):是Y的某些方面、或与Y相关的某些原因吸引了X,或说导致了X追Y的行为。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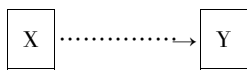


图1 吸引图式

S_1 表述的是物理空间域中的运动关系,当 S_1 的图式结构与相关知识(如X必须比Y快,否则X不但追不上Y,还会离Y越来越远)被投射到抽象域,如地区、国家等的发展水平、某些量化的指标等,“赶”便获得一种隐喻义,即X有意识地在水平、发展程度等方面与Y齐平。这个意义可记为 S_{V11} ,即追义系中除 S_1 之外的第一个变体。例如:

- (2) a. 中国航空事业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b. 我们不是高喊过要超英赶美吗?

语料中一些习语(idiom)如“赶时髦”“赶潮流”“赶浪头”中的“赶”也是 S_{V11} 义,其中的“时髦、潮流、浪头”也指某种发展趋势或发展水平。

当空间域中实体X与Y的关系被投射到时间域,抽象的时间、事件被隐喻为实体Y时,图式1关联的是实体X与时间或事件Y在时间轴上的关系,“赶”呈现出另一隐喻义 S_{V12} ,即X有意抢在某时段(点)或某事件之时或之前(做某事)。这是追义系的第二个变体。例如:

- (3) a. 有人喜欢办节搞庆、贴金搽粉,就有人喜欢“赶”节“赶”庆,久而久之,便出现了一批赶庆的专业户。
b. 未赶上办理邮发手续的《作家文摘》究竟能赢得多少读者?

^① Johnson(1987: 42-8)列出了七种最常见的动力图式,有强迫(COMPULSION)、阻塞(BLOCKAGE)、反作用力(COUNTERFORCE)、转向(DIVERSION)、摒除约束(REMOVAL OF RESTRAINT)、使能够(ENABLEMENT)和吸引图式。这些图式共享以下特点:在互动中被体验;有矢量、方向性;通常遵循一条运动路径;有动力源,施事将之导向目标;有强度;是理解致使链的一种方式。从而这些意象图式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更抽象的范畴(Cienki 1998; Evans and Green 2006: 187-9)。

当 S_{V11} 中的 X 并没有在水平或程度上有意识地追赶 Y, 而只是在某种水平或程度上不自觉地与 Y 齐平时, 也可以称为“X 赶 Y”, 这是一种假想的追赶, 记为 S_{V13} 。例如:

- (4) a. 哪有点机器人的样子, 快赶上我们胡同那些脏妞儿了。
b. 读物的纸张和印刷装帧, 似乎有的还赶不上商务印书馆那套真话。

很显然, S_{V13} 与 S_{V11} 有着直接的链接(link)关系, 链接的类型是同位类推。 S_{V11} 是 X 有意的与 Y 齐平, 而 S_{V13} 是 X 无意中与 Y 齐平, 两者可以视为是上位义“X 与 Y 齐平”下的两个下位义, 两者之间是同位关系。当一个意义被命名为 n 时, 其同位义也可以推而广之命名为 n。这种同位类推现象在语言中并不鲜见, 例如男子和女子经过合法手续结合成为夫妻被命名为“婚”, 于是男子和女子未经合法手续而结合成为夫妻也类推而称为“婚”(网婚); 用水去污称为“洗”, 因而不经水而去污也称为“洗”(干洗); 利用热能使物体性状发生变化称为“烫”, 推而广之, 不利用热能而使物体性状发生变化也称为“烫”(冷烫); 加热而翻动称为“炒”, 则不加热而翻动也称为“炒”(炒冰), 等等。

当 S_{V12} 中的 X 不是有意地抢在 Y 之时或 Y 之前, 而是无意中不经意到达了 Y 之时, 或者说 X 不经意碰上了某个特定时点、时段或事件 Y 的发生, 那么这是“赶”的另一意义, 记为 S_{V14} 。例如:

- (5) a. 可是你不觉得, 今天这日子口, 赶得太不巧了吗?
b. 有一次正赶上她爸爸画墨竹, 她看了一眼画讥讽道:……

显然, S_{V12} 与 S_{V14} 可以视为抽象的相遇情境下的两个小类: 有意相遇和无意相遇。动作主体 X “有意”和“无意”的差别决定了抽象相遇事件是“赶”的目标还是结果。既然 S_{V12} 与 S_{V14} 都是相遇情境下的两个小类, 则两者间的关系就是同位关系, 从 S_{V12} 到 S_{V14} , 就是同位类推。

以上诸义, 无论 Y 是具体实体还是抽象的时间或事件, 无论 X 是有意到达 Y 处或无意中与 Y 齐平, X 都在空间域或时间域上趋向 Y 移动, 它们都关联着一个吸引图式。当然, 意义延伸到 S_{V13} 和 S_{V14} 时, Y 对 X 的“吸引”作用已经很弱了, 这两个意义可以认为处于追义系的边缘。

3. “急行”义

3.1 急行

当图式 1 中的实体 X 不是以具体的人而是以某处所作为趋向运动的目标时, “赶”呈现出急行义, 即实体 X 尽可能快地前行, 以尽早到达目的地 D (destination), 这是 S_2 。理论上, S_1 追义和 S_2 急行义都包含路径成分 P (path), 因为两者都是空间位移运动, 但由于 S_2 中“赶”的目标是空间处所, 路径成分在 S_2 中就更凸显一些, 证据就是在语料样本中, 路径成分 P 在 S_1 的语境中没

有现实化为语言表层成分的实例，而在 S_2 的语境中却现实化为习语成分，构成“赶(夜)路”之类的习语，并被隐喻为时间流程构成“赶点”“赶时间”之类的习语性表达(下文详述)。所以，我们认为， S_2 所关联的意象图式，应是吸引图式与路径图式(PATH)整合而形成的一个复合图式，表述特定路径上的一种空间运动关系。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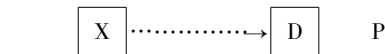


图 2 吸引-路径图式

S_1 是趋向某人快速前进， S_2 是趋向某地快速前进，可见， S_2 与 S_1 是一个更概括的上位义“趋向某物快速前进”的两个下位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应是同位类推。

S_2 中，X 急赴某地往往是为了某目标事件 E(event)。E 在语料中时有出现，例如(下划虚线部分是 E，下同)：

(6) a. 斯卡雷特赶回塔罗庄园参加她父亲的葬礼。

b. 我出了厂连忙往家里赶，想不到你已经来了。

(6a) 中出现了“赶”的目标事件，即“参加她父亲的葬礼”。(6b) 中目标事件没有在索引句中出现，但“赶”的语义中是隐含了这个信息的，母语者都能感觉到，“出了厂连忙往家里赶”一定是为了某个事件。“赶”的 S_2 义与特定事件的密切关联，在“赶”构成的一些规约性结构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认为，“在特定时间内尽可能快地前往某地做某事”就是这些规约性结构的整体义。相关结构包括以下几类：(1) 赶+D，如“赶场子/园子”(赶赴不同的场子/园子表演)、“赶集/市/集市/早市/墟场”(赶赴集市/早市/墟场买卖东西)、“赶海”(赶赴海边捡拾东西)；(2) 赶+E，如“赶考”(赶赴某地考试)、“赶过渡”(赶赴渡口过滩)、“赶生意”(赶赴某地做生意^②)；(3) 赶+Y'，Y' 是事件 E 中的某个实体，如“赶火车/汽车/飞机”(赶赴某地搭乘火车/汽车/飞机)、“赶早饭”(赶赴某地吃早饭^③)；(4) 赶+A，A 是 E 中某种相关的性状，如“赶热闹/闹热”(赶赴某地瞧热闹或凑热闹)。以上规约性结构中，无论 E 在语言表层有没有得到现实化，整个结构都含有“去做某事”的意义，可见“赶”的 S_2 义与特定事件的密切关联。

当路程较长，从而使得前往目的地 D 的途中要花费更多的辛苦时，图式 2 中路径 P 的关注度会上升，P 从而得以进入语言表层，形成“赶+P”的规约性结构(如“赶(夜)路”)或宾语带修饰语的短语(如“赶了很远的路”)。“赶”的

^② “生意”是一个事件名词，句法上常常出现在轻动词“做”的宾语位置上，但语义上与“考试”“过渡”一样，都表示事件。

^③ “赶早饭”有另一种解读，即“赶做早饭”，这是“赶”的 S_{V21} 义(见 3.1 末)。

S₂义还可以和时间词语构成另一种规约性结构“赶+T”，如“赶时间、赶点”。“赶+T”是由“赶+P”经隐喻得到的，因为度过时间可以隐喻为走过路程(Lakoff 1993: 216-7)。如果说“赶+P”表示“在路径 P 上急行，以及时到达某地”，则“赶+T”表示“在时间段 T 内(或时间点 T 前)急行，以及时到达某地”。例如：

- (7) a. 我们离火车站还远着呢，得赶时间。(自拟)
b. 我们住地离公司很远，天天上班都得赶着点。(自拟)

“赶+T”还可以表达一般事件，例如：

- (8) a. 每天就是赶时间赚钱养活自己和抽功夫睡觉，觉永远不够睡的。
b. 晨昏，日夜，似乎有许多事来不及做，非赶着点不可。

(8)中“赶时间、赶点”的意思是“加紧做，以在时间段 T 内(或时间点 T 前)及时达成某事”。“赶+T”结构的意义从(7)的空间域扩展到(8)的一般事件域，原因还在于隐喻，因为事件或行为常常是借助于空间运动来理解的，“变化是运动、使因是动力、有目的的行为是去往目的地的自我推动的运动”等，都是普遍存在的事件结构隐喻(Lakoff 1993: 220-1)。特定隐喻与图式 2 的结合不仅促成了“赶+T”结构的产生，也驱动了“赶+T”结构语义的进一步扩展。

3.2 “尽可能快地从事”义

前面提到，“赶”的 S₂义中隐含有目标事件，这个目标事件除了以 VP 的形式出现在(6a)中的连谓结构“赶+V_{趋向}+D+VP”以及构成上述“赶+D”等规约性结构的整体义以外，还以 VP 的形式出现在连谓结构“赶着+VP”中。假如 VP 是趋向动词，如(过/上)来、(过/上)去、回(来/去)”等，“赶”仍是急行义，“赶着+VP”，表示“尽可能快地趋向某方向运动”，例如：

- (9) a. 我怕表姊记挂，赶著回来。
b. 听说谢晋全家昨天回来了，今天便赶着来拜年。

当“赶着”的搭配范围扩大，进一步与非趋向动词性成分构成“赶着+VP”结构时，“赶着+VP”产生了两种解读：如果“赶”的施事在施行 VP 时确实发生了空间位移(如“我得赶着告诉他”)，则“赶着+VP”指急行到某处从事 VP，“赶”仍是急行义；而假如“赶”的施事在施行 VP 时没有发生空间位移，则“赶着+VP”指尽可能快地从事 VP，“赶”的运动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发生弱化乃至消失，仅保留了最抽象的动作用义“做、从事”，因而这个“赶”不再是急行义，而是“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从事”，记为 S_{V21}。例如：

- (10) a. 连夜赶着在六月底出售两千件纱。
b. 沈太太赶着服侍丈夫，心无旁骛。

S_{V21}与 S₂之间也存在隐喻关系。既然在事件结构隐喻中行为可以隐喻为运动(Lakoff 1993: 220-1)，则快速从事某事就是快速运动，S_{V21}的产生源于图式

2 与“行为即运动”隐喻的结合。

包含目标事件的还有一类“赶+VP”结构，这种结构不带“着”，且 VP 中的动词是单音节的，例如“赶印《红旗日报》、赶织嫁衣、赶制担架、赶做冬衣、赶写稿子、赶排节目”。“赶+VP”中的“赶”也都是 S_{V21} 义。

“赶”的 S_{V21} 义还可以组成“赶+N”结构，例如“连夜赶活儿、建设工程赶工急、日夜赶货、赶任务”等。由于“赶”的 S_{V21} 义已非常接近于一个轻动词义，所以这些“赶+N”结构都可以认为隐含有一个动作 V，V 来自 N 的物性结构 (qualia structure) 中的施成角色或功用角色 (Liu, et al. 1999)，带上了 V 后“赶+N”才能得到完整的语义解读，例如“赶活儿”是“赶做活儿”，“赶工”是“赶着建设工程”，“赶货”是“赶着生产货物”，“赶任务”是“赶着实施任务”，其他的如“赶课程”是“赶着教授课程”，“赶作业”是“赶着写作业”，“赶稿子”是“赶着写稿子”等等。其中，(V+)N 仍是“赶”的目标事件。

3.3 “尽可能快地”义

“赶”还可以出现在形容词的典型句法位置上，即可以被副词性词语修饰，独立充当谓语等，这时的“赶”呈现出性状义“尽可能快地”。例如：

(11) 你太赶了，慢点儿。(自拟)

“赶”的这一性状义记为 S_{V22} ，单用的例子主要见于口语。在书面语中， S_{V22} 义主要用作构词语素，与另一性状义语素结合构成联合式副词，如“赶紧、赶快、赶忙”等。

S_{V22} 与 S_{V21} 有链接关系。如果说 S_{V21} 是一个事件，则 S_{V22} 只是这一事件的进行方式“尽可能快的”，或者说，是事件的某种性质。从事件到事件性质，是一种转喻的关系。所以 S_{V22} 与 S_{V21} 的链接类型是转喻。

3.4 其他意义

“赶”还可以用于“赶到+VP_{时间}”结构，例如：

- (12) a. 赶到他们来到，她就按着东方的习俗招待他们，拿出所有的钱给他们花。
b. 赶到为期十天的“讲习班”结束，革命十弟兄又扩大为三十六弟兄。

这里的 VP 不是真的表述事件，而是转喻事件发生的时间，即“VP 的时候”，所以“赶到 VP_{时间}”语义上是“赶到 T_{将来}”，而“赶到 T_{将来}”又是从“赶到 D”（“赶”是 S_2 义）隐喻而来，到达将来时间上的某一点即是到达路程当中前方的某一点 (Lakoff 1993: 216-7)。这里的“赶到”体现出连词性，是由动词性的“赶到”虚化而来的，义为“到将来的某个时间”。但其中的“赶”还是 S_2 义，因为复合结构整体的意义变化并不必然导致其组成部分的意义变化。但在下面的“赶+VP_{时间}”结构中，“赶”呈现出新义。例如：

- (13) 赶他转过身，王秉芝的大白手里已握着手枪，枪身的青黑的电光在闪烁。

这里,“赶”义即为“到将来的某个时间”,记为 S_{V23} 。 S_{V23} 的产生有两种可能的途径,一是“赶到+VP”中的“到”省略后,“赶”独自担当了连词“赶到”的意义和功能。另一种途径是,“赶+VP_{时间}”可能是直接组合而成。语料中有“赶+T_{将来}”结构,如“赶以后”“赶明儿”,其中的“赶”即是 S_{V23} 义“到将来的某个时间”。与时间有关的概念常由空间概念隐喻而来(Lakoff 1993: 216-8),因而“赶+T_{将来}”应来自“赶+D”^④，“赶”的趋向前方某处义 S_2 经由隐喻而产生到将来某时义 S_{V23} ,再从“赶+T_{将来}”经转喻而得到“赶+VP_{时间}”。无论是哪一种产生途径, S_{V23} 都与图式2跟时间隐喻的结合有着直接关联(在第一种途径中,这种关联是“赶”代替连词“赶到”后自然地继承过来的)。

“赶”还有一个介词义,例如:

(14) 听说海上专有人赶臭地方走的,大概就是你了。

这个“赶”义为“朝着某个方向(做某事)”,记为 S_{V24} 。 S_{V24} 与 S_2 有着共同的概念基础,即图式2的吸引-路径图式。不同之处在于, S_2 是动词义,表达了一个完整的运动事件, S_{V24} 是介词义,图式2中的元素及其空间关系在句法上没有实现为事件,而只是事件发生的方向,是事件的组成部分。所以,从 S_2 到 S_{V24} 是整体到部分的转喻。

4. “驱使”义、“驱逐”义

“赶”还有一个意义是驱使义,即“实体X驱使实体Y向某个方向运动”,记为 S_3 。支持 S_3 的意象图式是一个强迫图式(COMPULSION),如图式3所示(实线箭头表示动力,虚线箭头表示Y所趋往的运动方向,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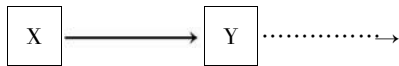


图3 强迫图式

在 S_3 中,X驱使Y的同时要随着Y一同运动至少一段路程,并且X的驱使行为没有特定的结果,例如:

- (15) a. 秀秀爹一边赶着马,一边扭过脸儿问。
 b. 就在这时一个老头从西胡同里赶出一辆马车,正和红牡丹的马撞在一起。
 c. 他们少则几头多则十几头,甚至将成群的牛羊赶上卡车,大肆盗窃牲畜。

^④ “赶”在现代汉语中很难直接带处所宾语构成“赶+D”的自由短语,往往要以“到、往、赴”等词作为中介。近代汉语中倒是出现了“赶+D”的自由短语,但似乎也不多见,例如CCL古代汉语语料库中的例子:

- (i) a. 一个当直唤做周吉,一担细软头面、金银钱物笼子,共三个人两匹马,到黄昏前后到这五里头,要赶门入去。(南宋《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b. 至八月,玄德又赶茅庐谒诸葛,庵前下马,令人敲门。(元《三国志评话》)

CCL语料显示,至迟在元话本中,已出现了“赶晚、赶将来”之类用例,我们设想,这样的“赶+T_{将来}”结构应该是从类似上文(1)中的“赶+D”结构经隐喻而产生。

(15) 中, X 都随同 Y 一起运动, 而驱使行为的结果各有不同, (15a) 中 X 驱使的结果是实体 Y 朝着某一方向运动, (15b) 中驱使的结果是受事 Y 出了某个空间范围之外, (15c) 驱使的结果则是 Y 进到某个空间范围之内。

S_3 与 S_1 有着密切的关联: 如果说“X 追赶 Y”的“赶”是“X 追 Y, 致使 X 在 Y 后运动”的话, 则“X 驱赶 Y”的“赶”则是“X 驱使 Y, 致使 X 在 Y 后运动”。总之, X 都在 Y 后运动, 只是运动发生的使因不同。从这个角度看, S_3 与 S_1 可以视为是同一个上位义“X 对 Y 做出某种行为, 致使 X 在 Y 后运动”的两个下位义, S_3 与 S_1 之间的链接类型是同位类推。X 随同 Y 运动是 S_3 与 S_1 关联的纽带。

假如 X 驱使 Y 的结果(或目的)是 Y 长期性的甚至永久性的出了某个空间范围之外, 不再是其中一员, 不再享有某些权利, 则“赶”就呈现出驱逐义, 这是 S_4 。例如(下划双线表示 X 所处的范围):

- (16) a. 如果说, 袭人以前说过晴雯的任何一句坏话, 那么晴雯早就被赶出大观园了。
 b. 格兰特船长证实了他的供词, 那个坏蛋确是在大洋洲岸被赶下船的。

S_4 的概念基础是强迫图式和容器图式 (CONTAINER) 整合而成的一个复合图式, 如图 4 所示。因为一个相对有界的空间范围 C 往往是借用容器图式来隐喻理解的 (Johnson 1987: 30-7; Lakoff 1987: 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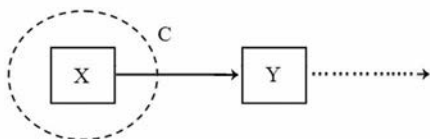


图 4 强迫-容器图式

S_4 和 S_3 可以视为同位义, 其共同的上位义是更抽象的“X 促使 Y 发生运动”, S_4 和 S_3 在 Y 的运动方向和运动结果两个维度上有区别: Y 在 S_3 中有特定的运动方向, 在 S_4 中没有; Y 在 S_4 中有特定的运动结果, 在 S_3 中没有。由此, S_4 与 S_3 的链接类型仍是同位类推。

5. 意象图式与词义的范畴化

综上, 可整理出“赶”的多义体系, 如图 5 所示(虚线框表示基于同一意象图式的义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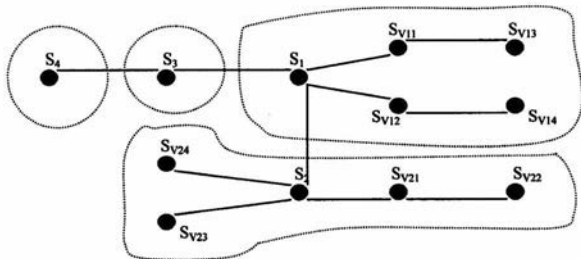


图 5 “赶”的多义体系

如上所示,“赶”的多义体系是一个辐射结构(radial structure),其中的各意义是以家族相似关系连在一起的,它们分别由四种不同的意象图式所驱动,形成四个义系。当然, S_3 和 S_4 所在的义系比较特殊,仅由一个单独意义构成。

认知语义学把词的多义体系视为一个范畴,多义体系的形成过程本质上就是范畴化的过程,即新意义不断被纳入已有范畴。但范畴化的依据是什么?我们认为,就那些基本义与空间运动(如“赶、穿”)、空间关系(如“上、下”)或身体体验(如“背、吃”)密切相关的词而言,在词义范畴化的过程中,意象图式起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如果某概念情境中元素之间的基本关系与某个词项范畴所对应的意象图式中元素的基本关系相契合,则这种契合关系可以促成该概念词汇化到该词项。例如,“赶”的 S_{V11} 、 S_{V12} 、 S_{V13} 、 S_{V14} 义都包含两个元素在某个域(涉及发展水平等的抽象域、时间域)中的接近与齐平,这与 S_1 所对应的吸引图式中两个实体在空间域中的接近与齐平关系是相契合的,因而 S_{V11} 、 S_{V12} 、 S_{V13} 、 S_{V14} 都可以范畴化到 S_1 所属的词汇范畴中去。又比如 S_{V21} 关涉的是实体在事件过程中的推进, S_{V23} 关涉的是实体在时间流程上的行进, S_{V24} 关涉的是实体在空间中的运动方向,这三个意义的概念结构与 S_2 所对应的吸引-路径图式中实体在空间路径中的行进是相契合的,因而 S_{V21} 、 S_{V23} 、 S_{V24} 都可以被范畴化到 S_2 所属的词汇范畴中去。

(2) 如果某概念所关联的意象图式与某个词项范畴中的意象图式有相似关系,则这种相似关系可以促成该概念词汇化到该词项。

本案例中,“赶”的语义牵涉到四个图式,但起到核心作用的只有两种,即吸引图式和强迫图式。两者同属动力图式范畴(参见脚注①)。而比之同属动力图式的阻塞图式、反作用力图式、转向图式和使能够图式,吸引图式和强迫图式有着更为接近的体验基础,即都是单个实体施力于另一个实体,并使被作用的实体发生运动或产生某种运动趋势。吸引图式和强迫图式之间的高相似度促成本文图式1到图式4都范畴化到了同一个词项中去,从而各图式所驱动的相关概念也都词汇化到了同一词项范畴。

所以,就“赶”这类表达基本空间运动或空间关系的词项而言,词义能发生范畴扩展,不同概念能范畴化到同一个词项当中,归根结底是这些概念与同一个意象图式相契合,或分别与若干有相似关系的意象图式所契合。这一点,应是基于意象图式的多义体系形成的动因。

词汇语义研究既有的一个共识是,多义体系是以家族相似关系范畴化的。但从以上分析还能看到,“赶”的四个图式之间的关系,也是家族相似的关系:图式1和图式2都是X趋向某一目标运动,只不过图式2多整合了一个路径图

式；图式 1 和图式 3 都是 X 随同 Y 运动，只是促成 X 随同运动的使因不一样；图式 3 和图式 4 表达的动力关系完全一样，只不过图式 4 多整合了一个容器图式。总之，四个图式构成了一个比多义词的意义网络概括性更强、更为抽象的辐射结构。可见，意义的家族相似关系本质上应是概念结构的家族相似关系在语言层面的反映，是概念单位的范畴化在支持和驱动着意义的范畴化。本文中，这样的概念单位是意象图式。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类似意象图式一样可以驱动意义的概念单位，还有待将来的研究^⑤。

6. 结语

本文通过对汉语动词“赶”多义体系的详细分析，论述了意象图式对词义范畴化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词义的范畴化本质上是其语义底层概念单位范畴化的结果。

对于词汇语义分析，以前采取的都是符号操作范式(symbol manipulation paradigm)，把语义离析为意义的列表，每一条意义再离析为若干特征。而 Brugman 和 Lakoff(1988) 主张，对于像 over 那样牵涉到空间运动、空间关系的词，用意象图式这样的认知拓扑学(cognitive topology) 来分析更有优势，其优势体现在：

(1) 语义特征本质上是无意义的，语义特征作为一种符号，其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天然的联系。而意象图式本质上是有意义的，其图像结构与其所指之间有天然的象似关系。

(2) 语义特征式没有内在的结构，语义特征之间的任何关系都必须由一套算法来具体化。而意象图式是有内部结构的，这种结构是前概念形成的，是一个完形结构。

对此，我们还想补充一点，即由于语义特征本质上是符号，所以语义特征分析除了特征的设立有任意性因而流于无限制以外，还难以达到普遍性。而意象图式是人类共有体验的抽象格式，是概念形成的基础，是具有普遍性的(Talmy 1975, 1983, 1988; Dodge and Lakoff 2005)。因而比之语义特征分析，从意象图式入手分析词义，更容易触及到词义范畴的核心本质，更容易把握意义之间的自然联系(共享某种拓朴关系)，用数量更少的意象图式对整个多义体系作出全局性的统摄，可收以简驭繁之效。

总而言之，语义特征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命题模式。但思维有理性的、逻辑的一面，也有形象的、感性的一面，Lakoff(1987: 91-109) 中分析的日语分类词 hon 的使用以及 Dyirbal 语的分类词系统就展示了思维的很多想象的方面。对于

^⑤ 或许“规约意象”(conventional image, Lakoff 1987: 446-57) 也是驱动概念词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篇幅所限，此不赘述。

思维想象方面及其与词义的关系，我们向来关注较少，这方面尚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值得去开拓。

References [引用文献]

- Brugman ,C. 1988. *The Story of Over: Polysemy , Semantics ,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Lexicon*. New York/London: Garland.
- Brugman ,C. and G. Lakoff. 1988. Cognitive topology and lexical networks. In S. L. Small , G. W. Cottrell and M. K. Tanenhaus , eds. , *Lexical Ambiguity Resolution: Perspectives from Psycholinguistics , Neuropsychology ,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an Mateo , CA: Morgan Kaufmann. Pp.477-508.
- Cienki ,A. 1998. STRAIGHT: An image schema and its metaphorical extensions. *Cognitive Linguistics* 9 2: 107-49.
- Dewell ,R. B. 1994. *Over* again: Image-schema transformations in semantic analysis. *Cognitive Linguistics* 5 4: 351-80.
- . 1995. Construal transformations: Internal and external viewpoints in interpreting containment. In M. Verspoor ,K.D. Lee ,and E. Sweetser ,eds. , *Lexical and Syntactical Construc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17-32.
- Dodge ,E. and G. Lakoff. 2005. Image schemas: From linguistic analysis to neural grounding. In Hampe ,ed. ,Pp.57-91.
- Ekberg ,L. 1995. The mental manipulation of the vertical axis: How to go from “up” to “out” or from “above” to “behind”. In M. Verspoor ,K.D. Lee ,and E. Sweetser ,eds. , *Lexical and Syntactical Construc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69-88.
- . 2001. Transformations on the path-schema and a minimal lexicon. *Studia Linguistica* 55 3: 301-23.
- . 2004. Transformations on image schemas and cross-linguistic polysemy. *Tre Uppsatser om Semantisk Förändring hos Relationella Lexem* ,Nordlund 24 25-46.
- Evans ,V. and M. Green.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Gibbs ,R.W. ,D.A. Beitel ,M. Harrington ,and P.E. Sanders. 1994. Taking a stand on the meanings of *stand*: Bodily experience as motivation for polysemy. *Journal of Semantics* 11 4: 231-51.
- Hampe ,B. ,ed. 2005. *From Perception to Meaning: Image Schema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Johnson ,M. 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93.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In A. Ortony , ed. ,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02-51.
- Lindner ,S. 1981. Alexico-semantic analysis of verb-particle constructions with *up* and *out*.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 Liu ,M. (刘美君) ,C. Huang (黄居仁) ,and C. Lee. 1999. Lexical information and beyond: Constructional inferences in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13th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Language ,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 Pp.27-37. <http://aclweb.org/anthology/Y/Y99/Y99-1004.pdf> [accessed 26 ,April. 2015]
- Mandler ,J. M. 1992. How to build a baby II.: Conceptual primitives. *Psychological Review* 99 4: 587-604.
- . 2005. How to build a baby III.: Image schemas and the transition to verbal thought. In Hampe , ed. ,Pp.137-63.

- Smith, M. B. 2002. The polysemy of German *es*: Iconicity and the notion of conceptual distance. *Cognitive Linguistics* 13, 1: 67-112.
- Talmy, L. 1975. Semantics and syntax of motion. In J. Kimball, ed.,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4.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Pp.181-238.
- . 1983. How languages structure space. In H. Pick and L. Acredolo, eds., *Spatial Orient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New York: Plenum Press. Pp.225-82.
- . 1988. Force dynamics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Cognitive Science* 12, 1: 49-100.
- Watters, J. K. 1995. Frames and the semantics of applicatives in Tepehua. In E. H. Casad, 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the Redwoods: The Expansion of a New Paradigm in Linguistic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971-96.
- Zhu, Yan (朱彦). 2010. Polysemy of verb CHUAN and the linking mechanisms among senses: An image-schema-based approach. *Linguistic Sciences* 9, 3: 287-300. [2010, 基于意象图式的动词“穿”的多义体系。《语言科学》第3期, 287-300页。]

作者简介

朱彦, 女, 博士,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兴趣: 词汇语义学。代表作《汉语复合词语义构词法研究》和“从语义类推的新类型看其认知本质、动因及其他问题”。电子邮件: zhuyan@pku.edu.cn

ZHU Yan, female, Ph.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Peking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lexical semantics. Her major publications are: *Semantic Word Formation of Chinese Compound Words* and “New types of semantic analogy: Its nature in cognition, motivation and other Issues”. E-mail: zhuyan@pku.edu.cn

作者单位及通信地址: 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100871

第八届全国语义学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师大召开

2015年11月6日-9日, 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与南京师范大学语言科技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八届全国语义学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

本次会议主题高度聚焦。澳大利亚语义学派、莫斯科语义学派与中国语义学派齐聚一堂, 紧紧围绕“词汇、句法、篇章语义的形式化研究”、“基于一手文献资料的语义学史研究”、“国外语义学理论方法论著翻译及导读”、“语义资源建设和语义计算研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内容前沿, 探讨深入。会议共设特邀专家专题演讲4场, 正式代表分组讨论6场(议题分别为语义学史与理论、词汇语义、句法语义、篇章语义、话语语义、跨学科语义研究)。本次会议的特邀专家为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格里菲斯大学语言与语言学院院长 Cliff Goddard 教授、比利时卢汶大学文学院 Dirk Geeraerts 教授、俄罗斯科学院俄语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B·Ю.阿普列相、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 A·Д.什梅廖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顾曰国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束定芳教授、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张家骅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语言科技研究所所长李葆嘉教授。

本届研讨会为中西语义学、汉外(中国汉语界和外语界)语义学、南北语义学的协同创新发展, 搭建了交流合作平台, 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同时, 本届会议打破了不同语种之间的学术藩篱, 密切了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国内汉语界、俄语界、英语界学者的交流与合作, 既助益于语义学的纵深发展, 同时也为南北两个语义学中心搭建了良好的合作平台, 提升了国际国内开展语义研究的合作水平。